



相伴

曹慧民

鹅黄初放，深红浅绿中，“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”。

今日谷雨，春季里最后一个节气。“雨生百谷”，这会儿，正是播种移苗、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。

趁着时光，我们也赶快播下故事的种子。

因为生活的浩瀚与瑰丽，日常胜过传奇。那些从生活中长出的故事，普遍有一种“仿佛与泉源近在咫尺”的气息，所以能够心有通焉。

如果要为今天的版面列出可以想到的词，残阳、毅力、信念、爱情、苦难等等，大约是合适的。

发生在祁连山的故事，惨烈而悲壮。故事人物虽在遥远的年代，但还是让我们产生一种“曾经相伴”的感受，因为他们所走过的精神历程仍会以新的形式，在后人身上出现。

这或许正是所有老故事具有长久魅力的原因，它所提炼的人生经验，特别是精神上的启迪，会引起我们的联想和内心的感动。

西风烈，残阳如血。你听见那个深沉的对话了吗：命运对勇士低语，你无法抵御风暴；勇士低声回应，我就是风暴！

插图 朱凡

天边一簇圣火

白天文

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

苍凉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石窝山山顶，四面黑黝黝的山峰如一尊尊狰狞的巨兽，踞进山谷且打着一个个旋涡的狂风，猛烈地向这支陷入绝境队伍打来一串问号。

山下阴森的沟壑里到处是红军战士的遗体，无数马匪的尸体也间杂其中。几小时前，他们还在与数倍于己且分成青马队、黄马队和灰马队的马匪浴血厮杀，靠着部队抢先占领山顶，队伍才收拢起来。

眼下，枪膛是空的，米袋是瘪的，每个战士的胸膛都填满仇恨和悲愤。从黄昏开始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深夜。

会议结束后，由李先念政委、程世才军长和李天煥主任率领的左支队开始向祁连山深处进发。

踏过冰封雪冻的衰草枯丛，越过重叠的深沟峡谷，尽管部队在走了三天三夜后甩掉了令人痛恨切齿的马匪，但伤病、饥饿、严寒、风雪又开始威胁着每个红军战士的生命。

就在许多战士身上的伤口出现溃烂时，被人称作“卫生队长”的支队警卫班战士牛志宝，拖着疲惫的身躯不时为大伙处置伤口。他身上的土药包里装着胡椒、生姜、辣椒、锅灰、牛虻、喜蛛衣、竹青沫等偏方用料。

喜蛛衣和竹青沫是止血止痛用的，锅灰是挑脚泡用的，牛虻血可用来治愈伤口感染。从长征到西渡黄河，他的土药包总是在为战友疗伤时派上用场。

来自江西于都的牛志宝，15岁那年，爹妈被地主逼死，17岁时，他怀着大恨深仇参加了红军。

参军第二年，当地苏维埃政府给在兵站当交通员的他介绍了对象，结婚不到两个月，他便跟随红军长征。临别时，新婚妻子塞给他一双星月下赶做的布鞋，这是他们两心相印的信物。从长征到西渡黄河，小牛将这双新鞋一直藏在身上，无论历经多少坎坷险阻，都没舍得穿上。

大约进入祁连山深处十几日的一天，电台工作人员在无电池的情况下，成功将发电机改为手摇式，随着一阵“嘀嘀嗒嗒”的声响，报务员惊喜地喊

道：“中央，党中央！”

部队接到来自陕北的中央指示：走出祁连山，到新疆星星峡，由正在迪化的陈云和滕代远带汽车前去接应。

这喜讯如熨帖的暖意，一扫连日来人们心头的阴霾，队伍中传出的欢呼声令山鸣谷应。尽管眼前峰削壑立，雪霰纷飞，但红军将士无不抱定坚决走出祁连山的信心。

进入祁连山南麓，尽管气候转暖，但这支越走越少的队伍又面对着野草齐肩、沼泽浸脚的大荒原。凶猛呼啸的风让实在走不动的战士不得不趴下身子，用四肢在水草中爬行。七八天的水草地行军过后，几乎每个人的双脚都溃烂了。

小牛尽管也一瘸一拐的，但仍然坚持用身上所剩不多的土药给战友敷药疗伤。有人发现，他的双脚已经肿得发紫，脚上的裂缝让已经浮肿的皮肉挤压得看不出来。

又一天的行军过后，小牛两只手臂也浮肿变黑起来。班长给他找来一根木棍，让他拄着走。走着走着，他连拄棍子的气力也没有了，两位战友只好架着他走。再往后，战友们又用破棉絮裹住他的脚裸骨，再用绳子缚起来，前边由两人架着，后边再由一人将那根缚住他双脚的绳子吊在脖子上，三个人抬着他前行。

一天中午，小牛的鼻子里突然流出一道紫色瘀血。战友们将他放在一个小山坡上，静静地围住他。

此时，小牛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，似乎拼尽最后气力地用肿胀的双手解开腰带，捧出一双心爱的布鞋，他仔细看了看，不舍得地说：“我没有完成走出去的任务……这双鞋，原想留着胜利时候再穿的，看来……替我把它交上去，就算是……就算……”

残阳如血，狂风席卷而来，小牛永远闭上了那连着心中对到达星星峡眺望的双眼。

大约二十几天后，走出祁连山的这支坚强的队伍，又经历血战安西，转撤白敦子，闯过红柳园，穿越行程六天的大沙漠，终于在1937年4月底的一天距星星峡三十华里处，见到了向他们开来的插着红旗的汽车。

牛志宝那双跟随他走过苦难历程而簇新的布鞋，被战友们作为他最后的党费，交给了支队党组织，完成了他最后的夙愿。



微纪事 微乎，四两拨千斤

莫以恶小而为之

唐亮上将故事之二

吴东峰

唐亮将军，生活朴实，为人诚实，工作扎实，有军中“老实人”之谓。

1949年4月23日，南京解放后，唐亮任市委第一副书记。将军宅于宁夏路一独院，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故居。于老临行仓促，屋中字画古董放置如仪，尤其墨宝很多。将军召集家人和工作人员，嘱任何人不准动屋里一纸一笔，全部登记造册，悉数上交。

一日，唐亮下班回来后，说自己要写检讨，伏在桌前左思右想，深刻反省，写了一份检讨。检讨大意为，写私信用公家信封若干，信纸若干，墨水若干等。

秘书不以为然，对唐亮说：“区区芝麻小事，没有必要写。”他则正色道：“必须写。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以恶小而为之。”

六十年代初，某日，毛泽东至南京军区视察，于南京中山陵八号问唐亮：“唐亮同志，你会不会游泳啊？”

唐亮随口答道：“会一点。”言出后，即悔之不已。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骗主席，于是，赶忙请军区游泳队队长当教练，苦学十余日，略会“狗爬式”，方心安。

新锐故事手

我的“专柜”，我做主



作者小记

武锦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战士，下士军衔
文学主张：好作品的看点，在于细小观察的放大

生活



武锦

通信班女兵陈琳下连时哭着说：“我要回家，我只是来体验生活的。”

结果，新兵班长给她磨了个把小时。下连后，这可真愁坏了班长。班里组织跑三公里，她向班长打报告请病假；实弹射击时，她对班长说心里有恐惧感。

有一次下水道堵了，几个女兵全部下去掏水沟，唯独陈琳捂着鼻子想干又不敢干的样子。班长实在忍不住了，当场教训道：“陈琳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着你，她们干，你怎么不干？这可都是你的姐妹们啊！”

据说，有一次吃火锅，炊事班的排骨肉只有几块，几个女兵捞来捞去后，还剩下两块肉，瞬间，三双筷子同时夹在了那块肉上。该给谁？班长敲了敲筷子，瞪了她们几下，几个女兵才反应过来，一齐送到班长碗里。只见班长不急不忙的，把这块肉夹到了陈琳的碗里，说：“吃吧，你体质差，多吃点肉。”

陈琳夹起肉，正要送进嘴里时，又看了看身旁——姐妹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，抿着嘴。陈琳迟钝地又将肉放回碗里。

看到这场景，班长也缓缓放下筷子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对陈琳说：“她们和你一样，都是来‘体验生活’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陈琳竟伤心地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班长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姐妹们……”



长征 第4177期

颤动



武锦

记者要到某旅采访，主题是“你在家乡还好吗？”宣传干事小罗得知后，麻溜地跑到大门口通知两名门岗哨兵，告诉他们，采访时要流露思乡之情，不要偏离主题。

这天，记者在车上的迎接下步入营区。走到大门口，两名持枪的哨兵行礼，记者回礼后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带着微笑进了哨兵营。两名哨兵笔直站立，面部肃然。小罗赶忙挤了挤眼色：“木头吗？”

“有没有想对家人说的话？”记者微笑着说。

“没有。”魁梧的哨兵果断回答。

“没有？那你不回家吗？”记者转了转眼珠子又问。

“不想。”

记者微微点了点头，收走了微笑。“那你呢？”记者又问另一哨兵。

“报告首长，啥也没想。”

记者眨了眨眼睛，出其不意地问：“那你想什么？”

“报告首长，站好岗，保持警惕，为人民服务。”

记者被这话戳到了眼皮子，突然跳了一下，嘴角又浮起了深深的微笑。小罗见此沉默的采访场面，假装笑了笑，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到里面找找素材吧。”说罢，用余光瞟了两个哨兵，然后加快步伐追上去，对记者说：“他们怎么会不想家呀，只是藏在心里了。”

记者听罢，又扭头朝哨兵看去，发现两名哨兵的眼皮在微微颤动着。

插图 朱凡

李干事蹲点

孙振者

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李干事即将结束在九连的蹲点。回机关后还要交一份带带报告，他抓耳挠腮一下午，没什么进展，于是在院子里走一走，找找灵感。

再回连队时，看见连值班员孙排长正伏在桌子上写什么，表情极其认真。李干事心想，这个连的干部责任心强，这一点要着重写。

天要黑了，李干事又出来活动身体，见孙排长还伏在桌子上，转着笔，锁着眉头，便问：“还在排哨呢，有啥难处？”

孙排长叹了口气：“三个人一组，正好缺一个人。”

“再也没有闲的人了吗？”

“没了。连长说，实在不行，把他也算进去。”

李干事一听，这个连的作风确实扎实。心头一热，话出口了：“缺一个人是嘛，我来补上这个缺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不能让李干事替咱们站哨。”回头一看，连长正好出来，听见两人的对话。

两位正连职干部开始谈笑。

“李干事，您在这里蹲点帮帮我们，怎么能让您站哨呢？”

李干事突然感到自己对于这个连队的价值，瞬间语气凛然：“既然来蹲点，我也是这里的一员嘛，分担点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站就行，您真没这个必要，我这还有三人没排呢……”

“别客气！”李干事的话语里充满豪气，他扭头说：“孙排长，把我算进去啊！”

孙排长自然是愣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
凌晨，困意朦胧，放下手机，李干事准备就寝，突然门外有人小声喊报告。

“进来。”门开了一道缝，一个兵的脑袋挤进来。李干事摁开台灯，眯着眼睛看着他。

“领导，该您站哨了……”

李干事吃了一惊，“你是说，我要去站哨？”

“表格里写了您的名字，我以为……”

“好的，你先出去吧。”

士兵脑袋一缩，门被缓缓地关上。

李干事皱了皱眉头，“本想客气客气，结果这帮糙汉子认真了，哪有蹲点干部站哨的……”嘟囔了几句，也没人听见，干脆就不嘟囔了。得，自己承诺的事，哭着也要兑现。就站哨吧！

外面好冷！李干事又回到房间加了件衣服，走到哨位上，先问口令，交接羊皮大衣，最后交接枪弹。哎哟，枪身可真冷，握在手上跟冰块似的。他赶紧背上枪搓搓手。

天是灰白的一片，树叶是黑色的一团。风一吹过，黑色在灰白色里抖动。风来看看，李干事问：“还有多长时间下哨？”

一个士兵翻出手腕，“滴”的一声，手表屏幕亮了。“咱们才站了20分钟，还早呢！”

李干事不再看天，他望向自己的卧室，时间这东西很奇怪，有时候你感觉过得飞快，有时候又觉得度日如年。

“怎么那个房间还在亮着灯？”

兵答道：“那是三个加班人员在做统计。”

另一个士兵补充说：“熄灯后机关通知要上报统计，要得很急，所以他们就加班突击一下，哨也没给他们排。”

李干事不再说话，因为他熄灯后也经常下通知。

又过了许久，李干事问：“几点点了？”

兵答：“还有半个小时下哨。”

“怎么还有半小时，站一班哨要用两个小时？”

“连队人少。这是最佳方案了，不然更多的人会休息不好。”

李干事不再言语。挪动几步，才感觉到脚已经麻木，膝盖也冰冷刺骨，倒是